

别了,我亲爱的大学

本报记者 姬生辉 高建璋

6月的大学校园,似乎带着淡淡的忧伤。

在脚步匆忙的人群中,他们踱着缓慢的步子,默默注视着熟悉的校园;在宁静的林荫道旁,他们三五成群,用相机记录下一幅幅珍贵的瞬间;在校内餐厅内,他们围桌而坐、肆意欢笑或是悲伤……从校园内悬挂的欢送条幅上、从一双双不舍的眼睛里、从一段段校园广播中的悠扬歌曲中,即将迈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们明白,毕业的日子越发近了。

看着深爱的母校,他们在心中默默地一遍遍地说,别了,我亲爱的大学。

“真的要分开了”

23日早上8点,下着小雨。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四学生孙萍匆匆从宿舍楼内走出,径直走到学校内的标志性地点——孔子广场。看着步履匆忙,赶去上课的学弟学妹,这位已经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女孩,竟然有些迷茫得发慌,“每天都会在校园内转好几圈,尽管有一千个不舍,但我们终究要离开了。”

身为班长的她清晰记着5月23日这天,“因为论文答辩、拍毕业照,我们班71名同学好不容易聚到

一起,晚上要吃毕业餐。”早一个月前,孙萍就带领班委成员在为毕业餐做准备,收集班级活动和每位同学的照片,编制电子相册、提前邀请学院领导和任课老师、选择就餐地点等工作繁琐而复杂,“大家积极性都很高,精心做着每一项工作,毕竟毕业餐只有一次。”

毕业餐开始后,首先播放的是电子相册,“看到大一军训的有趣场景,现场笑声一片。”孙萍发现,现场的氛围慢慢变得沉寂,最后每一位同学的眼圈都红红的。

“分别如此匆忙”

“分别的时候总是这样匆忙,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,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分开。”孙萍说着,眼睛不觉已经湿润。

当记者提出跟着他们在校园内转一转时,孙萍拿出手机,叫上了同样留守在校园的同学王静和方泽。

王静是孙萍的舍友,家在内蒙古包头的她说话总是慢吞吞的,“四年前,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也下着雨,天阴沉沉的,和今天很像。”曾经她对这所大学甚至有些失望,大一两个学期她过得并不快乐。大二春天的一天,王静拿着相机拍校园内的风景,“看着校园内盛开的花朵,我突

然感觉校园竟如此美丽。”

“我们一定会再见”

“那一天,知道你要走,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……”在校园内散步时,孙萍突然哼起了一首歌。身边的王静和方泽微笑着的脸上有些僵硬了,默默低下了头。

“交通如此便利,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”方泽,这位来自陕西宝鸡,已经考取成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的大男生抬起头,对两位女生说,即使大学毕业后要面对分离,但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伤感。

为了纪念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,孙萍写下了这篇名为《往事温柔》的小文章:

军训那天,你一脸严肃地闷在队伍里一言不发,你踢正步的时候总是踮起脚尖,你从来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抱怨又热又累,却总能在军训征文中看见你清新隽永的文字。

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,台下的你紧张攥着拳头,额头冒着汗珠。你走上讲台的那一刻,宿舍里所有的人都拼命为你鼓掌。

毕业餐那晚,你拎着酒瓶朝我走来。是谁一开始淡定地说好不会哭;又是谁,让眼泪如决堤般肆意而下。

你是我们班第一个真正离开的,走的那天阳光灿烂。你把行李放上出租车,然后趴在车门上呜呜地哭。

这是无数个即将要走的“你”组成的温柔往事,回忆起来,令人长叹不自禁。太多生命的离别,连同着泪水,我们只能领受,不愿诉说,宁愿将所有的心意,埋进希望的土里,任时间流逝,风声过往,开出美丽的花。因为有一天,我们终将再见。



23日,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欢送毕业生的条幅很是显眼。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高建璋 摄